

郭松齡倒戈

張作霖新傳外一章

● 郎萬法（大學教授·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編者按：張作霖新傳連載三期，讀者反應熱烈，建議談張作霖生平，既有直奉戰爭以及日軍炸死張大帥，何以獨缺郭松齡倒戈反奉。本誌為尊重讀者意願，特商請作者增撰本文，敬請指教。

開戰之前通電叫陣

民國初年，提倡男女平等，開放女權；又主張改用陽曆，反將陰曆年另稱春節。多少有些不倫不類。於是有才之士，以對聯諷之曰：「男女平等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；陰陽合曆，你過你的年，我過我的年。」

在那個年頭，軍閥割據，時分時合，當利害衝突，各不相讓時，便以武力見真章。開戰之前，相互叫陣，以通電方式，各說各話，總說自己有理，而且都對，說對方無理取鬧，都是不對。你罵過來，他罵過去，這種做法，類似叫幕府師爺相互之間，在「作文比賽」。如今競選公聽會或辯論會，也如法炮製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只是不

會四六對句作文章而已。直奉戰爭開始前，張作霖先發通電：「統一無期，則國家無寧日，障礙不去，則統一終屬無期，是以簡率師徒，入關屯駐，期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。凡害民病國，結黨營私，亂政干紀，剽劫國帑者，均視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物，願即執戈前驅，與眾共棄。」吳佩孚不甘示弱，也反唇相譏：「大浩之篇，入於王莽之筆，則為奸說，統一之言，出諸盜匪之口，則為欺世……」這是序幕，緊接著直系將領聯名通電，數張作霖十大罪狀，奉系也以牙還牙，照樣數落吳佩孚各項措施，罪不可赦。

郭松齡為什麼反奉

郭松齡在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奉軍勝利不久，軍頭紛紛坐地分贓，以及浙奉戰爭時楊宇霆、姜登選不戰而敗之後，郭松齡憤恨不平才圖謀倒戈反奉。倒戈之前也從俗通電一番，好像不這樣，則師出無名，乃通電說：「天禍中國，內亂迭尋，推原禍始，不過一二窮兵黷武之人，為求一己之私慾，遂致殘

民以相逼。松齡等身列行間，未諳政治，只知內亂不可以延長，戰禍不可以久結。……」郭松齡倒戈反奉，不能端看通電，通電多半冠冕堂皇，少不了理直氣壯，骨子裡那又是一回事。筆者不敏，綜觀各家論斷，歸納言之，重點在於楊宇霆，有楊宇霆在，郭松齡永遠不會翻身。雖然楊宇霆官高爵顯，意氣風發，可是在郭松齡眼裡，楊宇霆是小醜而已，只有小聰明會玩手段，使張作霖言聽計從，也不會講學，只會歛財攬權。甚而對頂頭上司張作霖，也想有朝一日取而代之。郭松齡心想，你楊某如斯想，我郭某為什麼就不能做做東北王。況彼此之間你猜我忌，由來久矣。

民國五年，張作霖派楊宇霆為代表，郭松齡為楊之隨員，二人出席長江巡閱使張勳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。會議進行中，郭松齡發覺該項會議乃為復辟鋪路，郭氏希望楊某退出不必參與，免得吃不到魚，倒弄了一嘴腥。楊不聽，反而認為郭某多話。從





①圖謀倒戈反奉的郭松齡。

②因反對郭松齡倒戈，而被殺於灤州的姜登選。

③作者郎萬法夫婦在張作霖大帥府內留影。





那時起，彼此就貌合神離。

## 與張學良亦師亦友

人與人之間，常有心靈感應，你對他好或對他壞，不必用言語表達，雙方內心都有數，投緣不投緣，往往就是這個道理。於是郭楊二人徐州開始，分道揚鑣。郭松齡南下廣州，先擔任廣東省警衛軍營長，後來又在韶關講武堂當教官。護法運動失敗，乃決心返奉。正好張作霖重新創辦東三省講武堂，聘郭松齡為戰術教官。郭松齡原本就在奉天武備學堂畢業，光緒卅三年分發在巡防軍充哨長，旋被朱慶瀾賞識隨朱入川，任管帶。未幾，四川鬧鐵路風潮，排斥外省入川軍隊，郭氏迫於無奈返奉轉任督軍署少校參謀。才有上述被指派擔任楊宇霆隨員之原委。郭松齡原籍奉天，倦鳥歸巢，這次被聘為教官能為桑梓服務，很想發揮一番抱負。接任時，張學良以衛隊旅第二團團長身份在職受訓。對郭氏所授戰術學科，頓開茅塞，感受至深，佩服之至。於是二人亦師亦友，頗為投緣。不久張學良陞充該旅旅長，遂向乃父保薦郭氏為旅部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。

當時楊宇霆向張作霖進言說：「郭松齡可能是同盟會會員，係革命黨潛入我軍，目的培養幹部，結黨營私，恐有後患，不該重用。」等語。張作霖一向求才若渴，愛才如命，加上兒子上書保薦，舐犢情深，也只好在申請公文上點「點」認可，並未照楊宇霆

讒言，加以防範。

這裡對點「點」需要解釋。等於講張大帥一則小故事。一般主管官批公事，對外行文劃行，對內簽呈核可。而張大帥看公事，凡屬同意照准事項，一律用毛筆沾墨在公文批示欄內，點上一點，這一「點」就「算數」，別無其他批示簽署字跡。有一次軍書旁午，同時另有重要公文等待大帥批示，時間緊迫，不論可否，必須立刻決行。而大帥卻分身乏術，從旁有位官員自作聰明，對持公文者建議說：「乾脆就在公文上點上一點，就等於大帥劃押簽字。嗣後若查問，就說大帥已經點點認可。」孰料稍後大帥不同意該項措施，反問，為何不請示而擅自主張，對方辯稱，大帥已點點認可。正所謂打官司要證據，為了實據，這位官員叫管卷宗科員抽出原卷，手持公文聲稱大帥請看，已點點批示才照辦。張作霖不忙把公文拿過來一看喊道：「這根本不是我點的。」原來張大帥點「點」的那隻毛筆，插有一根垂直的繡花針，每次點「點」，都有針眼留在公文紙上，而那次留底公文上的「點」，並無針眼，證明不是大帥親自所點。可見張作霖明察秋毫，並非粗枝大葉只會與兵鬪武之輩。

民國十年，奉軍擴編十個混成旅，張學良為第三旅旅長，又推薦郭松齡為第八旅旅長。且兩旅合署辦公，一切行政督導，統歸郭松齡決行。張學良對郭松齡信賴有加，張學良樂得逍遙，能不問，就不過問，讓他放

手幹去。郭氏也不負所望，頗有成就。

這時候，楊宇霆深得張作霖寵信，因為在驅逐段芝貴，趕走馮麟閣，兼並吉林，黑龍江，劫取馮國璋軍火，凡屬重大事項，都有楊宇霆獻策，且多半都能心想事成，因而大帥對楊某說「不二」。這次對郭松齡陞任旅長，又向張作霖打小報告，一心想削滅郭松齡兵權。在張作霖心態上，也許認為楊、郭不和，倒可以相互抵制，避免一頭坐大。從此楊、郭之間，心結更深。

## 從容轉進雖退猶榮

迨第一次直奉交戰，奉軍西線敗潰，東線第二梯隊為張學良、郭松齡孤守在楊柳青一帶。吳佩孚傾全力調精兵與張學良第二梯隊接火，聲稱：「打孩娘出來，我痛擊張學良、郭松齡，看看張作霖要不要投降。」兩軍相接，戰鬥激烈，張學良、郭松齡兩人身先士卒，指揮若定，終能大敗直軍。雖然張郭部隊屢戰屢勝，由於整個戰局，奉軍敗象已定，張學良、郭松齡奉命撤退，卻能從容轉進，並未折兵損將，雖退猶榮。因而得到張大帥贊許，卻遭到老派軍頭張景惠、張作相與日本士官派楊宇霆、姜登選等人嫉妒。一般所謂做人難，難做人，豈斯之謂歟！

## 論功行賞郭氏無份

第二次直奉交戰，奉軍所以勝利，關鍵在郭松齡出擊山海關附近黑山窯，又直搗秦

皇島，有以致之。正當榆關直軍不戰而被擒時，姜登選、韓麟春以勝利在望，不能坐視郭松齡獨享戰果，於是姜登選命令郭氏將所率部隊轉交韓麟春指揮。郭氏不服，引起爭議，幸賴張學良對姜、韓曉以大義，不可陣前換將，而照舊歸郭松齡指揮。結果俘虜直軍敗兵三萬，軍火軍需無數。但論功行賞時，別人互爭地盤，郭松齡卻從缺落空。反而有些沒有戰功者人人有獎，都變成封疆大吏。如楊宇霆督蘇、姜登選督皖，李景林督直、張宗昌督魯，郭松齡連一杯羹也未分到，在郭松齡想，這又是楊宇霆中傷所致，不平則鳴，因而種下倒戈反奉之因子。

郭松齡自己未得到地盤，而直屬部隊浴血戰鬥，論功不能不賞。爰向張學良建議，應將俘虜三萬人馬，一部分用為補充缺額，其餘，則分編三旅，按置能征善戰有功軍官陞充。雖經張學良同意，卻遭楊宇霆參謀長反對。且主張應撥給姜登選與韓麟春各編一師，但郭氏聲稱，先得少帥同意，且已向部下發表，不能出爾反爾。張作霖固然認為郭松齡抗命，但環顧大勢，也只好默許。雖然如此，珠絲馬跡，真叫郭松齡怒髮衝冠，加重造反決心。

### 倒戈反奉良有以也

迄民國十四年十月，浙督孫傳芳組織反奉聯盟，向江蘇進攻，而蘇督楊宇霆卻倉皇逃走，以致留蘇軍隊全部被俘。孫傳芳再向

安徽進攻，皖督姜登選也逃之夭夭。只有劉翼飛旅長抵抗後敗退奉。面謁張作霖時，大帥對在旁的軍頭指桑罵槐申斥說：「他媽拉個巴子，只有你劉旅長有種，還跟孫傳芳打了一陣，其他的，怪他爹媽給他少造了一個膽，一槍不放就溜之大吉，成何體統。」楊宇霆這一仗醜態畢露，更使郭松齡看楊宇霆不起。在郭氏眼裡，楊宇霆、姜登選只知爭權奪利，大帥給你地盤，你們卻白白放棄，叫起真來，都是飯桶。於是郭氏不平之餘，便想趁虛而入，誓師出關，倒戈反奉。

### 地窖成擒就此落幕

有人說，郭松齡倒戈反奉，是由蘇俄在華間諜加拉罕之唆使，又有人說，是受馮玉祥之慫恿，或受孫傳芳之蠱惑等等。不錯，馮玉祥、孫傳芳、李景林都通電響應，固然多少都有關聯，但又都是無關宏旨，牆頭草，都在看風轉舵，投機觀望而已。郭氏出兵前通電中所指一、二人，若非張作霖與楊宇霆，能屬何人。郭氏內心深處，可能會這樣盤算，你們這些東西過去作威作福，我也應該給你們點眼色看看，趁奉軍大部分調駐中原各省，奉天既係空城，揮軍直入，指日可下，穩操勝算。

不料事與願違，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十一月廿四日自灤州出征，開始固然節節勝利，勢加破竹。俗語說，驕兵必敗，正當躊躇滿志，只知進攻，忘記防守，以致後方

空虛，才「大意失荊州」。因為設在白旗堡郭松齡軍司令部以及彈藥庫，被黑龍江督軍吳俊陞騎兵趁夜偷襲，飛機大砲全毀，輜重糧草被焚，損失慘重。指揮部只好退到新民，又被包圍。翌日郭松齡親立陣頭，旨在決一死戰，卻在陣頭上發現若干傳單：「我們都是自家人，都吃張家飯，自家不打自家人，何必當炮灰，自相殘殺！」軍心動搖，只好再度撤退，目標榆關，徐圖再舉。

孰料行至柳河溝，冤家路窄，又被吳俊陞部下王永清所率騎兵追上，郭松齡夫婦終於在農田儲菜地窖內就擒。時在同年十二月廿四日，自起兵算起，至兵敗成擒止，恰好一個月。張作霖聞報，欣喜若狂，在電話中傳令，要親自審訊，問個明白，「你這小郭鬼子，為什麼恩將仇報，要反我張作霖。」這時總參謀長楊宇霆自忖，若大帥親自提審，少不了會牽掣到我楊宇霆自己，遂暗自命令前線就地正法，以絕後患。於是一場驚天動地紛爭，就此落幕。

郭松齡倒戈反奉，究竟對不對，在破斧沉舟祭旗出征前，人事處理上有無剛愎自用，對整個大勢，有無深思熟慮，是否剛性有餘，雄才大略不足。設若懸崖勒馬，忍耐一時，留得青山在，俟張學良處決「楊常二去」之後，說不定揚眉吐氣，又是一番景象。話又說回來，時也、命也、運也，其中錯綜複雜，千頭萬緒，局外人不必勞神，更不必以成敗論英雄。筆者不才，夫復何言。